

桂雨文从系列

○赵庭耀 著

街头行走的鱼

A FISH WALKING ON THE STREET

ISSN 7-309-04522-2

大雅堂书局出版



A FISH
WALKING ON THE STREET

【街头行走的鱼】

赵庭耀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街头行走的鱼 / 赵庭耀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12
(桂雨文丛 / 王连生主编)

ISBN 7-80171-400-8

I. 街… II. 赵…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6164 号

桂雨文丛(第四辑)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97)

涿州市海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8 字数 2120 千字 插页 20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80171-400-8/I · 284

总定价: 298.00 元(共十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得天独厚的美土

——《桂雨文丛》第四辑总序

雷 达

杭州文联主办的《桂雨文丛》已经出到了第四辑，杭州的朋友邀我为这辑丛书作序，我想我还是说说关于杭州和文学的一些想法。

我的少年时代，生活在黄沙弥漫的西部，那时我特别向往江南，我甚至吹嘘我到过那里。引领东南，结想成梦，我曾在梦中飘飞到了江南，来到杭州，落脚西子湖畔：我在清晨看苏堤春晓，我在细雨中听曲院风荷，我在落日斜晖中伫望雷峰夕照。那烟波画船，雨丝风片的景儿，真让人陶醉。后来有一天，我真的到了杭州，尽管那是文革的残酷岁月，我仍然激动万分。奇异的是，杭州婀娜多姿的风光竟和我的梦幻之境十分相像。

杭州，杭州，你可真是一片得天独厚的美土。

现在我来杭州，已不再仅仅是欣赏它的风光之美，我多半是带着一颗敬畏之心来的。因为，每每翻检现代思想史、现代

文学史,总会使我大感惊讶:近现代历史上那些对我们民族文化最具影响力的人,那些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大匠巨擘,居然有一半左右出自杭州及周边地区,并遍及整个浙江!这一点都没有夸张。别的不谈,仅就文学而言,鲁迅、周作人、蔡元培均出自杭州附近的绍兴,茅盾出自桐乡,王国维、徐志摩出自海宁,郁达夫出自富阳,夏衍直接就是杭州人……如此之多的大家都出在浙江,个中玄机何在?它可给今天的文学以何种启悟?再想想我的家乡那个省份,面积大到浙江省的四倍,除了出过几个骑在马背上的枭雄,思想文化领域的人物寥若晨星,这又是为什么?这些已是我久悬心中的问题。

到目前我也没看到这方面的权威解释。我虽是外地人,却也想就此谈些想法。依我看,杭州或大到浙江,文学大师之所以层出不穷,首先因为浙江地方在近现代颇得风气之先。宁波,定海,杭州湾,虽然列强很早伸进了黑手,却也无形中因此而开了门户,最先接受了欧风美雨。杭州离上海也很近,东渡日本,远走欧美,大都从这里出发。我们知道,许多大师都有留学的经历,倘无中西文化的撞击和比较,他们是不会站到那样的时代高度的。再者,杭州地方,大到浙江,物产富饶,山明水秀,自然环境极为优越,这就为它的教育发达准备了物质条件,文风之盛乃人才成长的摇篮。还有,在我的印象里,杭州一带历史上比较平静,兵连祸结的时候不多,所以偏安之君都喜欢在这里筑巢,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是不是使得文学、艺术、哲学格外发达?看,我想了这么多理由,不知有没有几分道理?

我在此列举过去的辉煌,决不是为了证明今不如昔。我们知道,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条件,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在今

天这个众声喧哗,多元共生的历史语境,非要某些历史情景重现,那无异于刻舟求剑。我认为,多年来杭州地区乃至整个浙江的文学其实是很精彩的,佳作连连,新人辈出,已出了多辑的《桂雨文丛》,就网罗了众多杭州地区的优秀作家的作品,这套丛书在培养、壮大杭州创作力量上的意义不言而喻。我在此提出历史,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杭州,为了增强我们的自豪和自信,为了与时俱进。我深信,如花似锦的杭州,充满瑰丽想象的杭州,站在经济前沿的杭州,会不断为我们的文坛奉献出大量好作品的。

2003年9月2日记于北京

(本文作者系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

目 录

总 序	雷 达
湾湖纪事	1
在世俗中活着	22
差价	30
美丽的猎枪	36
剩下他孤身一人的夜晚	50
乡村酒吧	58
癞头的黄昏	68
都是因为我们穷	103
温暖在妈妈的子宫里	119
我想出门	132
鸟儿在栏杆上飞舞	146
窄门	153

街头行走的鱼	163
比喻的葡萄园	172
父亲你在干什么	189
妹妹你不该去那个地方	202
我们看到了河岸	212
仁慈的季节	232
背街	252
无边无际的故乡	275

湾湖纪事

亲爱的朋友,我在一个名叫湾湖的地方给你写信。湾湖这个地方,离你居住的城市有180公里之遥。我知道你地理知识很丰富,在地图上你却找不到湾湖这个地名。湾湖风景宜人,刚下过一场雷阵雨。我现在在木屋的阁楼上给你写信。木屋坐落在一座小山的山坡下,从窗户里望出去,湾湖的上空,已出现了两条美丽的彩虹。湾湖湖水浮动,波光潋滟,湖中的小鱼纷纷跃出水面,呼吸自然的空气。我在这里生活了大半年,已习惯了这里静谧恬淡的生活。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过上了自耕自种的田园生活。春季种下的瓜果蔬菜已开始采摘。挂在大棚上的丝瓜,来不及吃,已开始发皱变黄,看来要留到明年做种子了。地上躺着的冬瓜雪白雪白的,看上去像打过霜似的。西红柿也红了,一只只挂在地面上,看上去真像陕北的红苹果。要是你来到这里,我就用这些瓜果蔬菜招待你,你一定会欢喜得不得了。

湾湖很少有人来,偶尔也会看见山民从湾湖经过。那天我

在湾湖的芦苇丛中钓鱼，有个山民站在湖岸上，远远地望着我。我好久未见过一个活灵活现的人影了，看到他我很是亲切。我放下渔竿，向他招了招手。那山民犹豫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从湖边的荆棘丛，站在离我四五米的地方，警觉地望着我。我友好地朝他笑笑，走上前去，把手伸给他。他缩了缩身子，还是把手递给了我。他是第一个来到湾湖的人，他的名字叫‘达拉。我说你是藏人？他说不是。我不知道汉族还有这个姓。但他坚持说，他叫达拉。我估计他发错了音。达拉看上去只有三十来岁，不像一个地道的山民，他眉目清秀，左耳根生一颗豆大的黑痣，戴一副金丝眼镜，看上去一脸的疲惫。我收起渔竿，引着达拉来到我的小屋前。

我的小屋筑在一棵大枫树上。大枫树很粗壮，据当地人说，大枫树已有500多年的历史，需五六个人合抱才围得过来。树叶茂盛，枝桠纵横。我在选木屋地址前，一直在大枫树下转悠，最后，我下了决心，将木屋建筑在大枫树上，与鸟为邻。你恐怕会说，这是你的空中楼阁，房子怎么可能像鸟巢一样筑在树上呢？要是你来湾湖，你也会惊讶地说，原来房子也可以筑在树上的。达拉站在树底下，疑惑地皱着眉头，望着我树上的小屋。我先爬上了小梯子，达拉咧嘴一笑，也跟着我爬上了小屋。

我的小屋共有两间。一间是我的书房兼卧室，当初设计这两间木屋时，还真费了我不少的脑筋。在卧室的上面我搭了一间开天窗的小阁楼。在书房里我还造了一只壁炉。这只壁炉我整整设计了一个星期。最大的问题是壁炉的烟囱。要是放不好烟囱，大枫树的树叶很容易被烟烤焦。后来，我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做了一个高于枫树的铁皮烟囱，在铁皮的表面，我又用毛竹片做了包扎，这样就可以阻隔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热

气,保护了大枫树的树叶。壁炉做好后,我试烧了三天,效果还真的不错,壁炉里的火很旺,估计到冬天用它没问题。只是大枫树的顶上,突然窜出一股烟来,让人觉得滑稽。

从木屋到地面之间,我又搭了两间小房子。一间用来烧饭,一间用来堆放农具。今后住下去,我想还得造几间关牲畜的杂屋。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想好,关牲畜的房间是否要造在一起,到时候牛粪、马粪的气味可能不好受。我这几天正想去镇上买一匹马,马买来后,就可以作我的交通工具了。现在我要外出很不方便,到镇上去买点农具,要走十多公里的路程。到时我头戴草帽,昂首挺胸地骑在马上,看上去会像一个西部牛仔的。一直以来,我十分向往把自己装扮成这个样子,想不到这个愿望很快就要实现了。在书房的外间我造了一间客厅。我也知道这里不太有人光顾,但客厅是少不了的。在客厅的四周,我放了一圈自制的木沙发,看上去尽管显得粗糙了一些,但坐上去还过得去。一群群来这里栖息的白色鸟群,在湾湖上起伏飞翔。我有时面对烟雨迷蒙的湾湖,真像在喝一杯淡淡的清茶,味道好极了。

达拉躬背走进我的小屋时,用惊奇的眼光望着我室内的摆设。我泡了一杯苦丁茶给他。他喝了一口,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这茶很苦,我刚喝时,也很难下咽。但现在习惯了,要是让我喝茶叶,就觉得淡而无味。苦丁茶虽说比茶叶苦涩,但苦丁茶清凉解毒,能治疗人体的多种疾病。有时,我在山上或田里锄草,被山上的野蜂蜇了一口,我就采几片鲜嫩的苦丁茶叶子,放进嘴里嚼烂,敷在伤口处,肿痒很快消退。我告诉达拉,我这儿没有茶叶,今年刚种下两垄茶叶,才长出二三片叶子。达拉也不在意,探头探脑地向我的书房里张望,脸上露出一丝

羡慕和惊诧的表情。随后,他想起什么似的,眼睛警觉地向窗外望了望,放下杯子,匆匆爬下了楼梯。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要是不方便的话,可以在我这里住上一晚的。达拉一边走,一边用手在大枫树下乱指一通。我只好点头,表示知道了他住在什么地方。达拉紧贴着湾湖的一片芦苇,快速穿过湾湖旁的那片青青草地,消失在那条隐约可辨长满杂草的小路上。

湾湖上吹起了凉风,湖岸上的芦苇都弯下了身子,似蜻蜓点水似的,轻轻地拍打着湖水。夕阳西下,湖里的鱼儿在水下觅食,一串串鱼的气泡从水底下冒了上来。这是钓鱼的最好时光。我已好几天没吃到鲜嫩的麦穗鱼了,先搁一下笔吧,我要去钓鱼了,我们下次再聊。

没有比这儿的清晨更赏心悦目的了,你尽可张大嘴巴,呼吸新鲜的空气,而不必担心一粒粒灰尘吸进肺里。我每天早晨都起得很早,在湾湖里洗刷一阵后,在大枫树下的自然清风中,喝上一杯苦丁茶,吃上一点昨晚剩下的自制的鱼松。肉松你可能吃得比较多,但自制的鱼松你可能还没有吃过。鱼松的制作方法很简单,先将鱼洗净,倒进油锅里,先煎上一阵。然后,倒上一碗黄酒,放下生姜,大蒜头,一点辣椒,放一点糖,在锅里煎。等鱼肉露出鱼刺时,你先将鱼刺用筷子取出,鱼肉继续在锅里煎。汤煎干后,火不能太旺,你用铲子不停地翻动,鱼肉变干后,清脆喷香的鱼松也就制成了。鱼松制作就讲到这里,还是回过头去说说我一天生活的开始。

吃完早饭后,我穿上高统雨靴,背上柴刀,扛上锄头上山去砍几根扭曲的松木,回来后用锯子一段段锯开,以当燃料。在山上我像一个真正的老农,辛勤劳作。太阳从湾湖的东边升

起时,我扛着木料已回到了大枫树下。我先在锅里煮上昨天刚掘来的芋艿,又从农具间拿出一把斧子,将一段段锯下的木料劈开。木料劈好后,芋艿也煮熟了。我坐在大枫树下满头大汗地吞咽着芋艿。接着,我将散在地上刚劈开的柴火,整整齐齐地码在大枫树下。下午,我就在阁楼上美美地睡上一觉,到四点光景,我去田里锄草。在这个夏季山里的蛇特别地多,看到它们在山头地间毫无目的地乱窜,心里直发毛。这些蛇大多没有毒性,时间长了,我也不怎么怕了。昨天,我还吃了一条花蛇肉。这种花蛇山里最多,不是什么珍稀动物,我举起锄头砸去,刚好砸在蛇的头上。带回木屋后,我将蛇钉在树上,用钢锯刀先取出蛇胆,灌了一口高粱酒,将蛇胆吞了下去。这蛇胆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好吃,我差点喷了出来。蛇皮我没剥,连同蛇肉烧了满满的一大碗,吃起来真是鲜美可口。也许是吃了一碗蛇肉之故,整个夏季,我浑身感到凉爽。

住在湾湖,悄无声息的时辰是傍晚天黑之际。这时,我已吃好了晚饭,坐在阁楼的门槛上,望着湾湖里一轮支离破碎的弯月,很亲切地想起了曾经和我一起生活过的朋友们。朋友们的风趣智慧幽默寡言的神情,一个个在我的脑子里不断地闪现。他们沿着湾湖的堤岸微笑着向我走来,和我热切地交谈。我也想起了我的初恋小子。小子在三年前,跟了一个大她二十六岁的洋人,去了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瑞士,过上了幸福的婚姻生活。小子多愁善感,任性冲动,富于幻想,一直向往刺激而又浪漫的生活。已经仙逝的台湾的三毛,一直是她的偶像,大胡子荷西是她心目中的男人。她的这种幼稚的不成熟的想法,实在让我无话可说。她喜欢拿一把胡须刀,一遍又一遍地刮我脸

上的汗毛,希望我一夜之间脸上长满胡子。这个愿望落空后,她又嚷着要到西藏去。我说西藏那么远,等我们有了足够的钱后,我们再去。她不依不饶非要我去,一气之下,她离开了我。后来听我的一位朋友说,她经常在一家高档宾馆的门口走来走去,把自己装扮得妩媚动人。那天,那位长她二十六岁的满脸胡子的洋人,腆着大肚子走近了小予。小予就像一只可怜的小鸟,被一只凶猛的兀鹰叼走了。

我像一只拖鞋被小予抛弃后,整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引颈张望,向每一个熟悉的人询问,人们都说没见过小予。那个年月,年轻的朋友都像孔雀一样飞往南方。我估计小予也会耐不住寂寞,向南飞去了。不久,冬天来临了。这个冬天是个雨季,和我的心情一样湿漉漉的。我最担心小予被人绑架,或是被人杀害了。我每天都看大量的报纸,在报纸的中缝栏看到认尸广告,我的热血会直往脑门涌。天空已飘起了点点的雪花,小予还是没有下落。我像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在城市里到处乱转。正当我不能自拔,想举刀消灭自己时,BP机在我的腰间剧烈地颤抖。这是一只陌生的电话,却听到了小予悦耳的笑声。你听见飞机上天的声音了吗?我说我在地下室里,什么也听不见。电话那头又传来嘎嘎嘎的笑声,我过半个小时就要上天了,这辈子恐怕就见不着你了。我的脑袋嗡地一下,仿佛被人用啤酒瓶砸了。我一时心情紧张,对着话筒大喊大叫,你不能去死,我明天就带你去西藏。谁稀罕你带我去西藏,我早从西藏回来了,我告诉你,我远远没有活够,过会儿我要到瑞士去,你自己好好保重吧。电话里传来了呜呜的声音。在我短短的一生中,遇上了一个对爱情像嚼泡泡糖一样的女人。但小予选择了自己想过的生活方式,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在我的心中,小

予依然是那么的美好，我将深深地爱着她，永远祝福她在富有的国度里，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

这时，在大枫树的底下，我听见了沙沙的声音。我用手电筒一照，一只黑乎乎的穿山甲奋力地在挖泥洞。这是穿山甲在觅食，而不是在挖藏身之处。穿山甲属于珍稀动物。小时候，我跟在大人的后面吃过穿山甲的肉，鲜美无比。穿山甲也叫鲮鲤，它是哺乳动物，全身长满黑色角鳞，前爪十分锐利，喜欢觅食蚂蚁，无牙齿。在我的少年时代，在我家乡的森林深处，穿山甲时常出没。当你在城里的动物园里看到穿山甲时，你喊几声羞羞羞，奔跑中的穿山甲就会缩成一团。我掀灭电筒，怕影响邻居的正常生活。过了一会儿，我又听见了沙沙沙的挖土声。夜幕降临，满天繁星。大枫树附近的一只猫头鹰，咕笃——咕笃地叫上了，听起来太凄惨了。我在阁楼上点了一捆艾草，用来驱赶蚊子。我在艾草沁人心脾的清香中安然入梦。

亲爱的朋友，非常不好意思，让你花这么多的时间，读我唠唠叨叨的来信。我整日住在湾湖，面对一泓静静的湖水，和满眼的绿色，心里有时候也会产生一种恐怖的寂寞。寂寞感袭来时，都能听到自己怦怦跳动的心脏。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你，寂寞就像退潮的海水，慢慢地离我远去。我感觉到绽开笑容的你，就静静地坐在我的身边，听我讲述湾湖的风景。现在已是深秋季节了，大枫树上的叶子已换上了一种红红的颜色，一片片褐红色的叶子，在晚秋的风中翩翩起舞。要是你来到湾湖，你远远地就能看见，大枫树下已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红地毯。湾湖的芦苇也黄了，一只红色的尖嘴鸟扑腾着翅膀，停在一根在风中摇曳的芦苇上。

我告诉你一件愉快的事情，我有一个劳动的伙伴了。他不是别人，他就是我在上封信中提到过的达拉。那天清晨，太阳还未照到湾湖，我在大枫树下劈着越冬的柴火。抬头间，我看见湖岸的芦苇丛中，站着一个瘦弱的身影，一动不动地望着我。我定睛看时，不禁大声叫出声来，达拉。达拉听见我的叫声，从芦苇丛中小心地走了出来。他肩上背着一只简单的包裹，向我走来时，不时地向后张望。达拉站在我的面前，看上去比前一段时间瘦多了，一副风吹即倒的样子，眼睛里还露出一丝惊慌的神情。我伸出了手，和他握了握，问他去哪儿。他站立不动，支支吾吾答不上话。我说，要是你没吃早饭，我锅子里有。达拉重重地点点头。我给他盛了一碗饭。达拉坐在大枫树下的一条木凳上，大口大口地吞咽起来，还喝了满满的一碗水。我也坐下来，友好地朝他笑笑。他却埋头不说话，捡了一根树枝，在地上无目的地划来划去。突然，他抬起头来，目光中透出一股阴冷，你这儿时常有人来吗？我说，这儿很少有人来，你算得上是个常客。真的没人来？达拉又紧问了一句。我说真的没人来，来的都是一些小动物。达拉缓缓地吁出一口气来，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他的眼光直直地望着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要是我留下来，你愿意收留我吗？我先是一惊，你留下来？他笑笑说，要是你同意的话，我愿意留下来。我说，这儿很清静，你恐怕不习惯。达拉又低下头来，用树枝在地上狠狠地划着，扑地一声，树枝断了。达拉抬起头来，眉毛收得紧紧的，叹出一口气，欲言又止。我笑笑说，你留下吧，你愿意住多久都行。达拉激动地站了起来，抱着我说，你同意我住下了？我说，只要你愿意。达拉扑地一下跪在了地上，向我鞠了三躬。我连忙将他扶起，他却伏在我的怀里哭了。

自从达拉来到湾湖后，我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读书与钓鱼上。刚开始时，我和达拉一起劳动，一起收工，没忙上几天这点农活就干完了。在我来到湾湖之前，这里没有现成的耕地。我居住下来后，在建筑木屋的间隙，断断续续地开垦了一块块大小不一的荒地。忙完农活后，达拉就显得坐立不安，经常跑到湾湖去清沟镇的路口东张西望。我以为他住不下去了，那天就同他说，要是你想回家，就回去好了，这儿实在太幽静了。达拉避开我的目光，埋下头来，一副很痛苦的样子。我说，你想回去，别不好意思。达拉的脸绷得紧紧的，动了动嘴唇，把头埋得更低了，一根茅草在他的手里绕来绕去。他抬起头用一种哀怨的眼光望着我，怯怯地说，不，大哥，你留下我吧，我不想回去，你叫我干什么都行。达拉走上一步，双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用近似乞求的口气说，大哥，你不能把我赶出湾湖，我求求你。然后，他双手从我胳膊上无力地滑落，扑通一声又跪在我的跟前泣不成声。面对达拉情绪的起伏波动，我不知所措，连忙扶起安慰他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早就和你说过了，只要你愿意，住多久都行。达拉抹着眼泪，颤抖着嘴唇说，大哥你别让我闲着，我心里发慌，你就把我当牛马使唤吧。我说，你别激动，有话慢慢说，要是你有什么难处，你告诉我，说不定我能帮助你。不，谁也帮不了我的忙，我死定了，达拉提高了嗓门，哭喊着向湖边飞快地跑去，猛地跳进了波光粼粼的湾湖。

自从达拉奋不顾身跳进湾湖后，时间又过去了两个多月，阴冷灰蒙的冬天来临了。大枫树上只剩下几片枯叶，在寒风中孤独地舞蹈着。筑在枫树上的木屋原形毕露，望过去像两只大